童話與人生

簡瑞玲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

rljean@pu.edu.tw

一、前言

每一則童話都可能隱藏了一個秘密，一個關乎人類夢想、希望、恐懼或道德的秘密，本篇論文將從榮格學派的心理分析角度探討三則童話〈小精靈〉、〈紙姑娘〉及〈田螺娘〉背後隱含的意義，解讀童話以其文學的形式，如何描繪人類心理上的發展，並轉化了一些人類集體潛意識裡的情結，特別幫助人們在社會及心理成長過程中，建築他們的夢想，並進而發掘兒童文學的生命力及其持久不褪的魅力。

傅林統在《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一書中曾提到，好的童話可以幫助兒童心靈上的成長，啟發他們的智慧，也就是具有教育的作用。但童話的教育功能並非教訓，而是隱含不見的潛移默化，特別是具有傳承性質的童話，多由民間傳說而來更保留了人類生命共同的軌跡。

許多童話故事富有啟發性且名垂千古，而且童話雖主要定位為兒童讀物，但卻能使不同年齡層的人（成人、兒童）皆受感動，又能使不同世代、地域的人引發心靈的共鳴。此一現象是筆者探詢童話心裡分析的動機之一。若從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的心理分析觀點來看，那些共同的軌跡，指的就是人類集體潛意識的部分。榮格的心理分析理論，也被使用於文學批評，如榮格本人就依其理論分析文學名著，探討文學中永恆的原始形象，試圖描繪廣泛人類的經驗。

此外，新進的心理分析治療，如美國加州大學精神分析臨床教授艾倫・金（Allan B Chinen）更利用精神分析的專業，分析世界各國童話，並將研究所得應用於心裡臨床的分析治療，且發表有關童話的心裡洞察與人生適應的論述，為童

話的榮格式心理分析解讀帶入新時代，由此形成筆者欲以榮格的心理分析理論來解讀童話作品的動機之二。「童話」包括傳承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以及創作童話和幻想童話（傅林統：1998，B.Riftin:1998，Cervera:1992）。如格林童話，是由德國的格林兄弟，廣泛蒐羅民間故事，並盡量保留民間口傳文學的特質而編寫成。民間文學雖然在文字尚未臻精緻，顯得較為粗糙且原始，但卻更貼近人類自古以來的心理，包含引微不見的負面情緒與對自然的害怕、恐懼之情，因此，選擇童話裏民間故事的部份作為分析的主體，主要目的在探求這些童話中保存的原型形象探尋另一種解讀方法，以瞭解故事背後深沈的意義。

二、解讀〈小精靈〉、〈紙姑娘〉及〈田螺娘〉

集體潛意識是榮格分析心理學中最重要的基本假設，它貫穿榮格的全部理論。榮格認為，潛意識不僅僅儲藏著被壓抑的個人記憶與被遺忘的個人經驗，而且包含著兩個部份或層面。第一個層面即他所謂的個人潛意識，與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的基本概念契合。潛意識的這個層面儲存了有關個人曾經歷、思考、感受或知曉過的各種事物的記憶。因為受到壓抑或者遺忘，他們的存在已經不再被意識到了

然而在運用他的原型理論解釋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之間的心理作用與心理形象上的相近之處時，榮格想出潛意識的第二個層面，即所謂的集體潛意識。潛意識的這個層面包含著人類所共有的心理知見的基本架構，即原型（archetype）。原型是指一種與生俱來的心理模式，它們是一些先天傾向或潛在的可能性。當我們知道人類內在更多的特質時，便能夠認識人類心靈的奧秘、肯定自我，有機會認識和表達自己，並進而與他人和樂共存。

榮格挖掘出許許多多的原型，有：天真者、孤兒、戰士、照顧者、追尋者、愛人者、破壞者、創造者、統治者、魔術師、智者、愚者等等原型。

榮格心理分析的文藝觀，即在探索文藝作品裡，人類具有生命力和生動形式的

部份。加以民間故事的口傳文學性質[1]，包括大量的集體潛意識層面，因此採用榮格的心理分析方法，進行這三篇故事〈小精靈〉、〈紙姑娘〉及〈田螺娘〉的解讀，我們將看到魔術師原型以其不同的形式所展現的魔力及影響。首先介紹格林童話〈小精靈〉的故事概要：

〈小精靈〉

從前有個鞋匠，他和太太的生活十分貧困，無論他們再怎麼努力，情況還是越來越糟有一天，鞋匠發現店裡只剩下一塊小皮革，可是他並不氣餒，只是坐下來開始仔細剪裁那塊皮革，準備要縫一雙鞋子：夜幕低垂時，鞋匠的工作還沒做完，於是他把工作留著。

第二天，鞋匠回到店裡時卻發現一雙縫好的鞋子:有人在半夜裡潛入店裡替他把工作做完了，而且，客人非常喜歡並以雙倍的價錢買下它們。於是，鞋匠用得來的錢買了更多的皮革，然後又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裁剪那些新皮革;夜晚再度降臨時，他又放下手邊的工作上床休息去。

隔天一早，鞋匠又發現店裡多了好幾雙新鞋子，那位神秘的幫手又來過了。這次出現的新鞋比第一次出現那雙還要漂亮，鞋匠把鞋子賣掉，買了更多的新皮革，小心翼翼地剪裁好，然後把剪好的皮革留在店裡。第四天一早，他發現工作檯上整整齊齊地排著一列靴子、涼鞋和皮鞋。

就這樣，鞋匠的生活很快好轉，他店裡生產的美麗鞋子也很快就遠近馳名。

快到聖誕節的時候，有一天，鞋匠對太太說：「我們一定要找出是誰在幫助我們。以便向他們道謝」。他的太太也同意了。那天晚上他們兩人躲在店裡，焦急地等待，接近午夜時分，他們忽然聽見有人唱歌的聲音，接著就看見兩個小精靈從窗戶跳進來，這兩個小精靈身上都沒有穿衣服，腳丫也都光著，一副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模樣;他們在店裡跳舞、唱歌、翻筋斗，接著就坐下來，開始縫製鞋子，不過一眨眼的功夫，他們就做完了所有的工作，在屋裡嬉戲跳躍，最後消失在窗外的月光裡。

鞋匠與太太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兩個小精靈在幫我們」鞋匠說，「我們一定要給他們一點禮物，謝謝他們。」當時是冬天，小精靈的身上沒穿衣服，因此鞋匠和太

[1] 參見〈變與不變—民間文學本質上的一個探索〉，《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1998 年 3 月，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頁 13-30。

太就決定送小精靈衣服。鞋匠自己縫了兩雙小小的靴子，旁邊還鑲上毛皮，他太太則用羊毛料縫了兩件夾克和兩條長褲，每一件都又溫暖、又舒適。

聖誕夜來臨時，鞋匠和太太把做好的禮物放在店裡，然後躲在一旁偷看。午夜一到，兩個小精靈又從窗戶跳進來，環顧四周，臉上露出困惑的表情，因為他們這回看不見要縫的皮革，也沒有縫鞋的工具可以使用，不過接下來他們就看到了禮物。

小精靈們穿上襯衫與外套，每件衣服的大小都剛剛好。兩個小精靈一面欣賞彼此身上的衣服，一面高興地翩翩起舞，接著就消失在窗外的月光裡。鞋匠和太太高興極了，滿心歡喜地上床睡覺。

可是第二天晚上小精靈沒有再回來，第三天晚上也沒有，從此小精靈就沒有再出現。「我們到底做了什麼？」鞋匠與太太自問。但他們兩個都是腳踏實地的人，於是鞋匠又再度開始工作，經過一番練習，他做的鞋子就和小精靈做的一樣漂亮，也就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這個故事出自格林童話，而格林童話可能是最多人讀過的童話選集。故事中的鞋匠有一技在身，已經結婚，鞋匠的生活一開始是困境，但他很快就得到小精靈的幫助。這是大多數童話的典型主題，年輕男女獲得魔法的協助，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但是，這個故事後來的發展相當出人意料，鞋匠和太太給了精靈表示感謝的禮物，但小精靈卻就此一去不回。

「魔力」在童話裡，是個相當普遍的主題，我們只要把《小精靈》和其他童話相比就能了解這個主題的重要性。在一般青少年童話裡，故事中的年輕人唯有過於貪心或邪惡時，才會喪失神奇的寶藏，但在這個故事中，鞋匠並不邪惡，他和太太既知感激又慷慨大方，不過還是喪失了魔力的幫忙，這種損失到底有什麼象徵意義?

故事中擁有魔力的是小精靈，也就是魔術師原型的展現。魔術師原型的力量，是藉著改變意識型態來改變現實的力量；它們象徵故事主人翁「想做但做不到的事。」而這兩個小精靈最大特徵就是沒有穿衣服，他們既天真又活潑，尚未受到社會傳統的束縛或社會意識的重壓，這兩個精靈代表了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無憂無慮

的心靈，而神奇精靈的消失正象徵成長期間不可避免的經驗：必須放棄玩耍，扛起工作；放棄無知天真，負起重責大任。精靈在穿上鞋匠夫婦送給他們的衣服後就消失，因為，服裝乃反映了社會禮教與傳統行為。

精神分析師艾倫・金也提到：故事中明說那些送給精靈的禮物是聖誕禮物。這種指明特殊日期的情況在童話中比較少見，一般童話很少提及明確的時間，部份原因是因為童話大都語焉不詳，這表示這個日期在此具有特殊意義。我們若能多了解這個故事的文化背景，就能看清這方面的暗示。在德國，精靈是屬於異教的產物，源自基督教誕生前所謂的黑暗野蠻時代。故事中的精靈接到聖誕禮物後隨即消失，這意指時代較早、百無禁忌的異教文化，與時代較晚、講究禮教規範的基督文明有所衝突。這種情況和青少年過渡到成年的心理轉折正好十分類似，其他童話雖然沒有出現說明時間是聖誕節等等的故事細節，但此處的象徵正好與服裝的象徵彼此呼應：聖誕節和衣服都代表了社會化與禮教規範。[2]

鞋匠的故事還包含魔力消失的另一層意義，而這和創造力有關。小精靈總在夜晚出現，在黑暗中工作。正好象徵了不自覺的創造力。當有意識的思考無法解決問題時，帶著問題入睡，並將問題交給內在的精靈，往往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精靈收到夫婦倆的禮物後，就不再出現，顯示意識有礙創造力的發揮。反觀現實生活中的藝術表現，許多臻美的創作作品，有不少都產生於夜晚。

第二篇童話是取材自有「台灣安徒生」之稱的王詩琅先生編寫的台灣民間故事**〈紙姑娘〉**，故事大意為：

很久很久以前，臺灣的某地方有一個姓唐的員外。唐員外有兩個女兒，都生得活潑漂亮，所以他和太太都很疼愛她倆。可是大小姐長大成人，病了很久就死了。父親和母親都很悲傷，在好的棺裏裝了很多的金銀寶石翡翠的百飾陪葬。

有一個小偷兒聽見這事，就在一個夜晚，偷偷地到墓地挖開她的棺材來，把陪葬的金銀寶石翡翠全數取起來，死屍也不掩埋就溜走了。有一個喜歡賭博的青年人因為賭博

[2]參見《大人心理童話》，頁 12。

收場，正要回家，打從這裏經過，在朦朧的月色中，看見路旁有個新墳墓被人挖開，死屍拋在棺外，他覺得很可憐，口裏唸著:「這個小偷太沒有道德了!」就把死屍放進棺內，好好地再把它掩埋起來。

這喜歡賭博的青年心腸很好，他時常贏了錢救濟窮人，這一天恰好輸了錢，半路上碰見這件事。走在回家路上，又想到怎樣籌措賭本的事來:「對啦，再向姑媽借五百塊，騙她說我要娶老婆。」第二天，他就和一班朋友商量，倘若姑媽來看他的新太太時，到底要誰來扮新娘瞞過她的眼睛，但始終想不出方法。

隔天，一大清早他就去找姑媽借錢，姑媽知道他喜歡賭博，不相信他的話。她說:「你每一次都說要做生意，借了好多次的錢，可是生意都沒做，花在賭博裏。你老是這樣，將來怎麼辦呀!」她的口氣很是嚴峻的。「這一次我真的要開一間舖子，賺了錢，好來報答姑媽您老人家的厚恩。而且我在賭博場裏都是賭輸，我決心以後絕對不賭了。娶個老婆，好來換個環境，認真做生意。娶了後請姑媽來看看。」

他說得很認真，姑媽也就相信，把錢借給他了。這喜歡賭博的青年，借到五百塊，歡天喜地又去賭博，一下子又把錢輸光了。錢沒有了，老婆也沒有娶，他很焦急，不知怎樣才好。於是又和那班朋友商量說:「過了五、六天，姑媽要來看新娘子，你們看看誰來化裝女人給她看，瞞過了就好了。」

「何必這樣，不如糊一個紙女人，臥房很暗，她不會看出來的。」一個男人這樣說。他接受朋友的這個計策，於是託人糊了一尊和活人一樣的紙新娘，把它裝扮得很漂亮。

姑媽到家裏來。可是臥房陰暗，她看不清楚，以為紙紮的女人是真的新娘子，就說:「要好好管理家庭，照料丈夫。」姑媽談了很多的家常話，時間大概經過了半小時，新娘子一句話也沒答。青年站在旁邊捏了一把汗，心裏忐忑不安，恐怕被姑媽發覺出來那就糟了

可是說也奇怪，紙新娘忽然答話了。喜歡賭博的青年和他的朋友嚇得目瞪口呆。更奇的是這紙新娘子竟走起路來，到廚房做了很多好菜款待姑媽。喜歡賭博的青年就這樣和這紙女人做夫妻。這紙新娘子是和真的人完全一樣，誰也看不出有甚麼不同。

他倆結婚大約經過了一個月，紙紮的新娘對喜歡賭博的青年說:「我要回娘家看看，你也一起去吧。」

紙紮的新娘也有外家?喜歡賭博的年青人心裏頭雖然覺得奇異,可是沒有表示反對,只好跟她一起走。紙新娘子來到唐員外的大公館,一進門,父親母親都睜大了眼睛,大驚「喔,孩子,妳不是已經死掉了嗎?為什麼又活著呢?」

這一天晚上,紙新娘子和媽媽一起睡覺。媽媽睡不下去,心裏頭暗暗地禱告:「孩子,妳既然死了,就該快點成佛呀,為甚麼又來嚇人呢?」。就在這時候,只聽見:「噯呀!」一聲,紙新娘子又變成紙人,也不能說話了。唐員外夫妻不知怎樣對喜歡賭博的青年陪罪才好,心裏很難過。他倆商量了很久,幸虧二女兒的面貌身材很像姊姊,於是得到她的承諾之後就叫她代替了姊姊,和喜歡賭博的青年回去了。這一天晚上,他夢見已經死去的紙老婆對他說明原委:「…現在我的妹妹代替我來做你的太太,這也算是一種緣份。我希望你以後不要賭錢,換個心志,認真工作,建家立業才是。」

這喜歡賭博的青年,本來是個善良的人,自從這件事以後,他果然判若兩人,完全離開了賭博,認真工作,和太太過著幸福快活的生活。

大部份台灣讀者讀了這個故事,因為文化背景及民間信仰的關係,對故事內容的鋪陳,一定充滿了豐富的意象。我們發現,雖有時空、地域及文化的不同,以上二則故事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首先,就寫作技巧來看,小精靈們穿上衣服後,便消失在月光裡,以後便沒有再回來;而紙姑娘聽見媽媽的話,便「噯呀!」一聲,又變成紙人,也不能說話了。他們一有自覺,魔力也馬上隨之消失於無形。

另外,紙姑娘也是魔術師原型的一種表現;對魔術師原型而言,使事件同步發生的能力,並不是遠在我們之外的超能力所造成的(自我會認為這種能力遠高於人的能力);它就存在我們之內、在大自然中、在社會中、在大地和宇宙中。因此我們內在的魔術師原型,是一個與整體外在相連的原型,也就是在我們內心中,也有一個蘊含了外在一切的大千世界。因此,在某種層面上也許就是榮格所謂的「集體潛意識」層面,我們與一切萬物都彼此相關。魔術師原型的角色功能,就是要讓這種境界呈現。

紙姑娘同樣也在夜晚出現，越是含蓄、朦朧、富於象徵和暗示的作品，越是能緊緊抓住人們，夜（象徵潛意識）激發了男子善良的本質。當紙姑娘說：「我要回娘家看看，你也一起去吧。」表示當時她並不自覺自己異於常人，而當岳母發現新娘是已逝的女兒後，男子雖然並沒做錯事，具有魔力的妻子[3]仍然隨之棄家人離去不再施展魔力，幫助年輕人。

故事中，我們也看到「大地母親」的原型，其中，姑媽對青年的一再包容、支持以及具有指引、點醒作用的母親的一席話，和紙姑娘想回娘家（故鄉），都是明顯母親角色的象徵。

母親的一席話，讓紙姑娘意識到自己不該再存在於此一空間，這是一種自覺當意識開展開來，就像精靈一收到聖誕禮物，就知道自己已經被發現，因而隨之消失。聖經裡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也有類似的自覺主題：亞當和夏娃一吃下知識之樹的果子後，開始有了自覺。因而被逐出伊甸園，喪失了神奇的天堂。

男子失去紙姑娘後，獲得了真正的新娘，並離開賭博、認真工作，象徵了主角自立的歷程，他向我們表明的不僅是自我的表現，也是自我的超越；亦即主角本質力量的外化，這是對個人的積極肯定。

第三篇是中國民間童話**〈田螺娘〉**：

周老大有四十多歲了，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人，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地夠吃夠喝。一年春天，柳樹發芽了，天氣很暖和，他扛著鋤頭上田去。越鋤越起勁，日頭都偏了，才想起自己還沒吃飯，背起鋤頭，慢慢走回家去。

打開家門，就聞著飯菜香，心想：「這是誰家做飯啊？」猛抬頭一看，飯桌上擺著熱騰騰的飯菜，他正餓得發慌，故不得問來由，便狼吞虎嚥起來。肚子一飽，馬上覺得這飯菜來得怪。「別是老天爺可憐我孤單單的，派山神土地送來的吧？反正有吃就吃，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以後回來都有飯菜吃，他實在忍不住了，想看個究竟。

有一天他故意早些回去，偷偷從門縫裡張望，看見一位美貌的大姑娘正忙著做飯，

[3] 參見《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妖精、幽靈等，都是幻想文學中具有魔力的藝術形象。

心裏又驚又喜，便打開門，想攔住那位姑娘問她從哪兒來的？姑娘聽見門響，急回頭一看周老大站在門口，她驚驚慌慌的就向水缸方向走，到缸前就不見了。

周老大連著幾天都沒攔住他，心想：「她總往水缸那兒跑，那裡一定有什麼。」在那兒仔細找找，發現了一個大田螺。他十分高興，這下我有主意了。

第二天，他從農地回家後，，一開門就照直走到水缸那裡，把田螺殼撿起來裝在口袋裡任姑娘怎麼哀求，說好話，都不拿出來，最後一個交換條件，就是要姑娘嫁給她，姑娘答應了。

從此以後，周老大種地更起勁了，收成也多了。而田螺姑娘在家紡織、餵豬養鴨，兩口子的日子一天天興旺起來，田螺娘替他生了兒子，長得又結實又能幹。周老大心裡太高興了。

有一天，他一時高興，順口教兒子唱：「田螺娘，煮飯香，紡紗織布縫衣裳，生個兒子幫我忙。」小孩子不懂什麼意思，唱給娘聽。田螺娘問他：「是誰教你的？」他說：「爹教的。」

她想著他不該洩他的底，對孩子說出她是田螺變的。越想越生氣，拿起田螺殼，一去不回了。

在這個故事裡，魔術師的原型化身為田螺姑娘。在童話故事的世界中，人類和動物，以及其他事物並沒有明確的界線，彼此可以互相變動。古代人相信人類、動物、樹木及其他各物，全都是神所創造，由於來自同一根源，所以有可能互相變化古代人的信仰，就是以此為基礎的。

像這樣的童話，雖然周老大知道姑娘原為田螺，但他一點也不覺得古怪、可怕，他想與她結婚，因為有了田螺娘（魔力），他的日子過得愈來愈好。這是童話故事所謂的一次元性，也就是說，童話世界中，現實界、魔法、及超自然的世界，全都是屬於同一世界，任何異常的事物均視為正常，一點也不覺得可怕。

〈田螺娘〉裏，姑娘聽見門響，急回頭一看，周老大站在門口，她驚驚慌慌的就向水缸方向走，到缸前就不見了。此乃象徵夢境與現實的衝突，一旦回到現實面，夢境便消失了。故事發展中，主角同樣地皆因魔力的幫助而改善現實生活（雖然田螺娘非出於自願），但，有一個情節不同於前面提到的故事，是我們不能忽略的，那就是

周老大因為人性上的小小弱點—他違反約定，洩漏了田螺娘的秘密—就喪失神奇魔力的幫助，他從此失去了太太，他的孩子也同時失去了母親。

〈田螺娘〉進一步說明了，人性上的缺陷或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弱點，終將阻礙魔力的開展。

而在田螺娘的故事末尾，雖未明白交代周老大的往後生活，但，我們可以想見他腳踏實地的繼續工作，雖然未來的生活會辛苦些，儘管如此，這種即將面對的生活責任，也有其正面意義。我想，這是大多數人可能都會經歷所謂的夢想幻滅過程。

三、結論

本文主要以一種容格式的解讀法，詮釋童話作品，特別是民間童話，因為其保留了大部分粗糙、原始的敘述，換句話說，原始的意象在民間童話裏是豐富且具有表現張力的。

在這三篇故事裡，都經由魔術師原型的力量來改善主人翁的生活；也就是藉著改變主人翁的意識層面來改變現實的力量。如果沒有魔力的出現及幫助，我們可以看到鞋匠夫婦的生活愈來愈糟，愈來愈貧困；好賭的年輕人沒有被信任及沒有未來的生活；以及已經四十幾歲的周老大，仍然兩袖清風，勞勞碌碌，沒有家室沒有目標，這些都是接近「死亡」的原型。

精靈離開之後，鞋匠並未因此一蹶不振。他又回去繼續做鞋子，而且因此賺了很多錢。相對地，紙姑娘離開後，年輕人便收拾起賭性，頓悟到不能再三依賴姑媽或運氣，而腳踏實地的工作起來。田螺娘離去後，周老大將與兒子合力面對生活此三則故事蘊含了在人生道路上一個重要的事實：魔力消失後，工作的責任就隨之而來，但，與其說主人翁喪失精靈魔力的協助，不如說他們已把精靈的魔力內化為自己的一己之長及生活的動力。

要讓內在魔術師原型發揮作用，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體上與所有生命產

生聯繫是非常重要的。矛盾的是，真正的力量乃是來自於認清人自身的依賴和不獨立；人似乎總是要依賴大地、他人和別的精神資源；這是否表示「魔力」代表了人類潛藏的「欲望」，一種不太可能達成的願望，必須藉由夢境，達到滿足。

整體觀之，這些故事都顯示自覺與知識的開展會破壞年輕時期的魔力。魔力的消失不是倫理道德的問題，而是人生發展的問題。那不是一種懲罰，只是成長的必然結果。若非由於時間及篇幅的限制，我們一定可以在各國世界童話裡找到這些相關心理作用與心理形象相近之童話，並設法證明由民間故事流傳下來的童話，因描述廣大的潛意識世界，貼近人性，傳遞人類經驗，而因此歷久而彌新，經典恆存。

參考書目

B. Riftin，1998，《從神話到鬼話》，台中：晨星出版社。

王詩琅，1999，〈紙姑娘〉，《台灣民間故事》，台北：玉山社出版，頁 134-137。

艾倫・金著，郭苑玲譯，1999，《大人心理童話》，台中：晨星出版社。

皮爾森著，張蘭馨譯，1994，《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台北：生命潛能文化事業出版。

李亦園，1998 年 3 月，〈變與不變—民間文學本質上的一個探索〉，《台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頁 13-30。

傅林統，1998，《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台北：富春文化事業出版。

傅林統，1992，《書、兒童、成人》，台北：富春文化事業出版。

彭懿著，1998，《世界幻想兒童文學導論》，台北：天衛文化圖書出版。

榮格著，龔卓軍譯，1999，《人及其象徵》，台北：立緒出版社。

霍普克著，蔣韜譯，1997，《導讀榮格》，台北：立緒文化出版。

譚達先，1982，《中國民間童話研究》，台北：木鐸出版社。

Carl G. Jung. 1997. *El hombre y sus símbolos.* Barcelona: Caralt.

Carl G. Jung. 1992. *Los complejos y el inconsciente.* Madrid: Editorial Alianza.

Cervera, Juan. 1992. *Teoría de la literatura infantil.* Bilbao: Universidad Deusto.

Jacob y Wilhelm Grimm. 1985. *Cuentos de Grimm.* Barcelona: Editorial Juventud.